我入藏的經過

一、入藏目地

在民國九年的夏天，初次聽到大勇法師講「八大人覺經」的時候，我便覺著出了一趟家，應當做點出家人的事情，若是一天兩堂殿的混下去，實在是對不住我出家的本心！但是做什麼事才是出家所應做的呢？那時後便聽見老修行們說，出離生死苦海，是出家的事。什麼叫做生死苦海？怎樣著才能出離呢？那時候我的心理太老實了，不但不知道那兩件事，就那兩個很簡單的問題也不曾懷疑過。又聽見一般老修行們說念佛經生極樂，是出家人的事，這些話我也直當的承認，但是在閒暇的時候，常聽到勇法師講些過去高僧的故事，我便知道出家人，不但是念佛往生和出離生死，就在生死之中，也還有翻譯經論，住持正法等，應當做的事情很多。在民國十年的春夏秋三季，又受了勇法師的指導不少。冬

季便在北平法源寺道階老法師前受具，勇法師亦在冬天便往日本學密宗，就在臘月中旬，承我的戒和尚和寶華山的八位師父的慈悲，成就我們三個北方戒子，到寶華山去學戒。在次年的夏天，聽開堂師父和五師父講「天台四教義」，這便引發了我聽講經的宿習，我便覺著聽經比學喊一齊向上排班和水陸燄口的味道來的濃厚。那時偏趕上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佛學院，有一位戒兄，寫信告訴我，說那裏一天有六點講經，還有兩三點鐘的自習，我見了那封信，就像小孩子要到新年的樣子，歡喜的不知道怎樣才好。當時就抱定了一個必去的宗旨，可是沒有人介紹，又沒有人作保證，怎樣才能夠去呢？就在這個當兒裏，偏有無巧不巧的事件發生，正是寶華山去年的新戒弟掛引禮號的時候，我們三人是北平的戒子，按寶華山的老規則，是難以入板堂當引禮師的，可是我們的門坎來得硬些，寶華山的大和尚便是我們的教授，寶華山的教授便是我們的開堂，東西兩板堂的前幾位，就是我們的引禮師，我入板堂要比本山戒子早半年，他們就落了我們的後。本山的戒子當然很不滿意，滿想在掛引禮號的時候爭個上風，誰知道事情偏不順他們的心，引禮號仍以我在第一，這便看見他們那萬丈的嫉火，燒上了天空。我却在明處和闇中不住的冷笑，我名號雖在你們的前頭，但我是不久住的，你們又何必這樣丟醜呢？過了不到十天之後，便接到勇法師由日本的回信，他很慈悲的允許給我做介紹和保證人，我便與寶華山的師父們作了個

暫別禮，順風向西的到了武昌，拜見了太虛大師，加入佛學院的團體了。在那裏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師回到武昌傳十八道，各處的佛教徒無論在家出家，都有唯密是尚的風氣，我也給勇法師當過幾天侍者，我也學過十八道和一尊供養，雖未受過日本帶回的兩部大灌頂，但覺著密宗的味道，也只有那麼濃厚。在已經學過教理的人去研究他，才能了解他那裏頭的真實道理。若是那一般全無教理根底的人去學他，只能夠學到一些假像觀。上焉者，得到一點三摩地影像，和本尊的加被，那就要認為是即身成佛的上上成就，誰也不敢否認他。下焉者，得到一點惛沈和掉舉，夾雜著一點魔業或鬼狐神通，那也要算是即身成佛了。我的根基很弱，既沒有得到三摩地影像和本尊加持，却也沒得到裝魔弄鬼的大神通，所以我對於密法是很淡薄的。學是要學到究竟，行是行的穩當，我既不想討巧偷乖，又不想超次躐等。更不想說大妄語自欺欺他和自害害他，我是學歸學，行歸行，講說歸講說，宏揚歸宏揚，樣樣皆以老實心自居，老實話告人，我既不想騙人，我又不想他人的利養恭敬，所以我對一般朋友們，總是毫不客氣的老實話老實說，犯不著護惜他，也不怕得罪他，愛聽就聽，不愛聽就散，有幾個朋友說我對於密宗害了冷血病，我也就報他冷笑一聲罷了。民國十三年的春天，勇法師在北平與白普仁尊者，一同閉關於善緣庵，修護摩法，法師便覺著西藏的密法，比東密來的完善，他便發了進藏求法的決心。在勇法師的初衷本

想一人獨往，或帶一兩個同志，次經白尊者及諸位大護法的勸請，才發起佛教藏文學院的組織。那個初夏也就是武昌佛學院的畢業期，勇法師在北平傳十八道，函我到北平相見，面商進藏的事。蓋自從入五台親近勇法師之後，勇法師視我，就如像他的剃度弟子一般，時時事事沒有不照顧我的。他由日本歸來，本想在廬山閉關修成就法，他挑中的侍者，我便是第一個。他在北平把方針一變，其對我私人的計劃，當然也要變更，所以就來函召我到北平面商。我在武昌聽講「三論」、「唯識」的時候，便深慕什、顯、奘、淨，諸先覺的清塵，繼聞勇法師入藏的函召，當然是雀躍三丈唯恐不得其門而入了。那時候，我離父母已經六個年頭了，父母勸促一返的信函，也不記得有幾十封了。我那今年推明年，明年推後年的覆書，當然也不會欠文字債的。這年回平，原定的是便道回家一望，略慰父母慈懷。可是因為勇法師急於赴杭傳法，便把我回家的妄念打消。到了北平，見了勇法師，商定了進藏學法的計劃。勇法師南下，大剛法師、密嚴法師、善哲居士及我，便做了箇留平籌備員，八月間勇法師到平開學時，便帶了朗禪法師、恆演法師及幾位居士同來。藏文學院開學了，充先生正式上課了，我們的迦喀也漸次地上了軌道，在這開學之後，又來了超一法師、觀空法師、法舫法師等。到了第二年的春末，組織了出發的團體，一路上又是傳法灌頂，又是說皈受戒，熱鬧極了。火車便是專車，輪船也是包艙。在漢口的時候，又

加入了嚴定法師、會中法師等。也有幾位老同學，來攔住我們，說些什麼母院無人，西藏難去等理由，我只笑他的愚昧固執，他並不知我早有為法犧牲的決心。西藏再難也難不過奘公所行的高昌，和顯師所經的關隘。母院再無人，也有虛大師在主持，諸同學在研究。西藏既有很完善的佛法可學可譯可宏傳，他們理應贊助我們，鼓勵我們才對，為什麼反來阻止我們呢？因為都是好同學，只有各行各的志願，我並沒有發言反對他。那年的夏天，在峨眉避暑，順便做了個五七息災法會，秋天在嘉定烏尤寺閱律藏及「南海寄歸傳」，我對於義淨三藏，起了一點真實信敬心，我覺著我們中國的這些佛典經論，皆是我先覺犧牲了無量生命財產和心血身汗，更受過無量的痛苦憂急悲哀熱淚，才換來的這些代價品。換句話說：我覺著這些經書上一字一畫，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淚的混合品，那是我們先覺輩發大悲心和大無畏心立大誓願和不顧一切的犧牲，所請來和譯出來的，我們作後學的拿起來的時候，至少也該想一想先覺的大心願大事業和大犧牲大恩德，不應該自作聰明，忘恩負義的批評和誹謗。我們縱不能對於先覺的辛苦事業上培福增慧，然也決不應該對於先覺的功勞恩義上折福損慧纔好。淨法師的高僧求法詩云：「去人成百歸無十，後者安知前者難。」我讀那兩句詩的時候，眼睛一定是紅紅的，因為淚珠的大小與葡萄差不多。他又說：「後賢如未諳斯旨，往往將經容易看。」他算給我們授了個預記。我受了他老人家說

話的刺激，同時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，我對於前賢實在不敢起半點輕視心，我對於先覺的事業實在也不敢起半點容易心。但是先覺的這種大慈大悲和大無畏精神，我羨慕極了，我也想犧牲一切的去學學先覺，我對於西藏的佛教典籍，凡是內地所沒有的，我都發願學習翻譯出來補充所缺，尤其對於義淨法師所翻譯的律藏，我很想給他補充圓滿。西藏的密法，當然也不是例外的事，就是世間上的地理、歷史，和工巧、醫方、政治、文藝等，我也很有學習的志願。可是一個人的精力和壽量，是很有限的，能不能夠達到我的目的，那就很難得預言的了。

二、九年康藏留學

民國十四年的秋末，留學團由嘉定出發雅安了，可是這條路上是要經過好幾處土匪的區域。我們全體分成了水陸兩道進行，自洪雅以西，就沒有官兵敢作保障的。這時候勇法師等，很有暫返嘉定待匪勢稍息後，再繼續進行的意思；但在一般初出門的同學們，是恨不能一步走到西藏的，對於土匪的危險，是毫無一點經驗的，所以都很齊心的主張要走。勇法師也只好俯允我們，一方面請當地政府保護，一方電請雅安孫總司令設法。時機很湊

巧，中段的土匪也有受招安的企望，假借護送我們立一點功，所以用土匪作保鏢，把我們三十幾個人安安穩穩的護送到了雅安。謝天謝地，纔脫了龍潭虎穴的土匪窩巢。當時在雅安休息了六七天，就繼續著前進，由雅安到打箭鑪，土匪的區域也不少，我記得由榮經出發的那一早上，遇著剿匪的軍隊回來，挑著幾個人頭是很可怕的。後來纔曉得，是特為我們去除障碍的。第二日過大相嶺的早上，又遇見土匪，可是放過了我們去，搶了後面隨行的幾家布商。後來纔知道，也是說通了的，所以才能不搶我們。像這樣的走了十幾天，才到了化城市的打箭鑪，住在安却寺，就在這個冬季尾上，請了一位半蠻不漢的土著藏文教師，老實說一句，他的藏語雖比我們好，他的藏文實在還不如我們知道的多，過年了，開春了，同學們覺著無味了，我與朗禪法師發生了欲動的念頭，不顧一切的，不問同學們願意不願意，我便毅然決然的要上跑馬山去學經，那怕與團體脫離關係都可以。在正式開會討論的時候，勇法師、剛法師諸同學都沒有什麼不願意，就有一兩位不願意的，見勇法師不但不阻攔而且幫助，他也就沒法反對，只有隨我的自由罷了。我在跑馬山依止慈顧大師住了一年，學了幾種藏文文法和宗喀巴大師的「苾芻戒釋」、「菩薩戒釋」、「菩提道次第略論」。這一年所求的學非常滿意，對於藏文方面也大有進境，對於西藏的佛法，生了一種特別不共的信仰。因為見到「苾芻戒釋」、「菩薩戒釋」的組織和論理，是在內地所

見不到的事。尤其那部「菩提道次第略論」的組織和建立，更是我從未夢見過的一個奇寶。我覺著發心求法的志願，總算得到了一點小結果，那怕我就是死在西康，我也是不會生悔恨心和遺憾的了。在這一年之中，藏人的生活過慣了，專門吃糌粑不吃米麵，也試驗的有幾分成功了。民國十六年的開春，便是我們正式出發期，我和朗禪法師是搭的甘孜拉瓦家的騾幫，裝作普通僧人進藏，那個生活是很苦的。到了甘孜，就住在商人家裏。勇法師是支官差用官兵護送著進藏，一路上轟轟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尤其那沿途的縣長官員等，皆是爭先恐後的受皈戒，學校機關列隊郊送。川邊的蠻子們，那裏見過這樣尊重優禮的盛舉呢？也就因為勇法師由官兵護送，所以藏人誤為國家特派的大員。西藏政府來了一紙公函擋駕，並有兩張通知甘孜的命令，不准帶漢人進藏。障碍發生，只得暫時住下了。在五四月間，朗禪法師回到木孃關，我祇有隨勇法師，移往甘孜對河的札迦寺，親近札迦大師學經去了，爾時札公年德高邁，示現殘疾，名義上雖是親近札公，實際上學經的師父，都是他老座下的上首弟子，我依止俄讓巴師父，聽了「菩提道次第廣論」的毗缽舍那。後又依止格陀諸古，學了「因明初機入門」，及「現觀莊嚴論」、「辨了不了義論」等各種。這位師父的年齡只比我大一歲，但是他的學問、修行、道德、慈悲，那都是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不可測度的。我依止他老人家共住了四個年頭，所得的利益最多。那修

菩提心的教授。純是他老人家慈悲恩予的，對於密宗深義，也由他老人家的慈悲，摸著了一點門路。我對於他的信敬心，是不可用言語來形容的事。他那種慈藹面容和悅的音聲，令我生生世世也難得忘掉的。民國十七年的秋天，我久仰盛名的安東恩師，由廓羅來甘孜，朝禮札公，問往昌都建立道場的事宜。這是天予我的良好機會，由格陀諸古介紹，拜見了安東恩師，罄問了我積久欲問的許多難題。他老人家那種淵博學海，鋒利劍芒，任你何等的困難死結，莫不迎刃而解。我受了教訓之後，就五體投地底信仰，這是我初次所見的安東恩師，自此以後，就想長時依止安東恩師了。到民國十八年的八月初四日，札公大師示寂，正如人天眼滅。至初十日的早上，勇法師也逝世了，這時候剛法師在成都未回，身前只有我和恆照、密嚴、密慧諸兄，這種不幸的喪事臨頭，我們是沒有辦過的。怎麼辦呢？慌了慌了，束手坐待是不可以的呀！於是我便東一頭西一頭的請格陀諸古來指導，札公的善後也是他老人家主持辦的，勇法師喪事又找到他，這才見得到他老人家的真實修養，不慌不忙的，指示出一條通衢。我們幾個人便依著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做下去，輕輕鬆鬆的把勇法師的茶毗事做好了。密慧兄回東古，密嚴兄回康定，恆照師也走了，就留我一個人在甘住守，春天剛法師和密嚴兄，由打箭鑪來迎接勇法師的靈骨回康定修塔，我也親身送下去，重新的親近慈顧大師一個月，就在這個當兒裏，智三學兄也歸了西。等到他

的茶毗事辦了，我才回到甘孜，依止格陀諸古，聽受札公大師全部著述的傳授。民二十年的春天，我同朗禪法師、堂光師、慧深師等四人，又進一步的到昌都去。朗禪、堂光二師稍住數日即進拉薩。我與慧深師以親近安東恩師為目的，便在昌都求學，是年的春夏秋三季，受了四十餘部的大灌頂，對於顯教諸論亦略聞綱要。八月間又隨恩師進藏，路過拏墟達樸大師處，依止達樸大師受「綠度母身曼陀羅」之不共修法等。十月底到拉薩，奉恩師之命，冬月間入哲蚌寺放札倉郡則，名義填在寺中，實際仍住拉薩依止恩師求學。民國二十一年，學習「因明總義論」及「菩提道次第廣論」。民國二十二年，學習「現觀莊嚴論金鬘論」，及「密宗道次第廣論」、「五次第廣論」，三百餘尊「結緣灌頂」，大威德「二種次第」及「護摩大疏」，並「空行佛母」修法教授等。此外尚依止格登墀巴聽「俱舍」，絳則法王聽「戒律」，頗章喀大師受勝樂金剛之大灌頂等。總之在康藏留學的這幾年中間，要算我這一生中，最饒興趣，最為滿意的一幅畫圖了。

這幾年的生活狀況如何呢？我再為簡略的敘述一下：當我在甘孜的第一年，是隨勇法師搭伙食，吃的當然不錯。第二年分開之後，我便用一個大瓦壺，滿注上一壺冷水，在夜晚臨睡的時候，把它安坐在一個牛糞充滿的瓦缸子上，再給它蒙上一些禦寒的破爛毡布之類，由那瓦缸內的牛糞烟子，把它漸漸熏熱，乃至沸騰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起來先倒出一